

女人谷

吴新奇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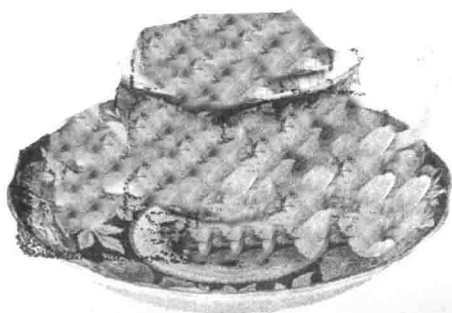
一个女人 一道风景 一种风情
一个好女人不仅是一道风景 更是一种风情
是万种风情 一群风景般的女人
形成一组风景般的迷谷
一组风景般的迷谷
将会显现万
种变化莫测的风情……据说上
帝在创造人类的时候 首先创造了女人



女人谷

吴新奇 著

北京文艺出版社



一个女人 一道风景 一种风情
一个好女人 不仅是一道风景 更
是万种风情 一群风景般的女人
形成一组风景般的迷谷
一组风景般的迷谷
将会显现万
种变化莫测的风情…… 据说上
帝在创造人类的时候 首先创造了女人

(晋)新登字2号

社 长: 马森彪
总 编 辑:
责任编辑: 屈艳萍

女 人 谷

吴新奇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省方山县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875 字数: 230千字
1995年8月第1版 1995年8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册

*

ISBN 7—5378—1487—2

I·1449 定价: 14.50元

据说，上帝在创造人类的时
候，首先创造了女人……

——题 记

第 一 章

1

他把她送走了。

他送走她好象送走一本没有看懂的小说。

一本关于女人的小说。

他读过许多小说。古典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他读过张恨水沈从文，也读过莫泊桑卡夫卡，……那么多的人物故事给他印象最深的是那么一句话，一个女

一个女人是一个谷。

尽管他一时无从记起这句话出自哪里，要记住这句话显然要比记住哪部小

他学过画画。油画、国画、水彩、勃朗，库因哲，毕加索。他的作品没人会，又似乎一样都不会。不懂绘画的人却谁也不知道他会绘画。

自然合理的错位。

他曾画过一幅画。好象是油画，——《谷》。

他在这省城美术展览馆看过一次现代派画展，有一幅画给他的印象最深，好象也叫《谷》。他感到那幅画美极了。那幅画看上去象狼，象狗，象一个灿烂的花环，又象一个湍急的漩涡，——他曾为那幅画激动不已过。

后来他感到世界上的绘画并不复杂。至少用绘画的手段画不出一个真正的谷，一个复杂的谷。画出来的不算谷。而世界上的女人有时倒象一个这样复杂的谷。

如果女人是一个谷，一个浪谷，他则象一只船，飘逝在这茫茫的浪谷里；如果女人是一个山谷，他则象一只鹰，飞旋在这山谷的上空；他不想把女人比作浪谷，比作山谷。他也不愿意把自己比作小船，比作山鹰。因为他感到他自己既不象小船那样随波逐流，任凭宕落，又不象山鹰那样孤僻凶残，来去无踪……

女人不是浪谷，也不是山谷。女人是一个难以言喻的幽谷、深谷，橄榄谷，玫瑰谷……

到了女人的位置，可他在女人位置中无法找到自己。他曾
而痛苦、迷惘、困惑和不安。但他又极怕找到

痛苦莫过于他真正地找到了自己的位

潇洒，活得自如，活得肆无忌惮。

忽悠悠的飘动，又感到一种沉甸甸
极不容易得到的第一次终于得到了，

一举地失去了。

得到是一种失去。

失去也是一种得到。

人的生活中常常隐藏着这种得到的失去和失去的得到。

在女人中，在姜晓菲在汪杰萍在乔继娟她们中，白群是最令人倾慕的。她不仅具有她们所有的飘逸和洒脱，而且具有她们所无法具备的——她能讲出一口纯正标准的普通话。普通话，对于这江南省城来说，还是挺有魅力的，尤其出自一个高雅漂亮气度不凡的女子口中。

人们习惯了古城，人们习惯了古城特有的语音特有的方言。在古城这大街小巷男女老少司空见惯的一片古城土语中，白群那一口流利清晰的普通话就显得尤为特别了。

纯正标准的普通话从白群嘴里流出，是那樣的清纯、甜美、委婉、动人。尤其是她话音后边常常带个“儿”字，更有唱歌似的韵味。

白群象清水里的芙蓉，不用粉饰就给人以天然美感。她身材苗条丰满，她皮肤白皙光滑，她头发乌黑柔和。她举止文雅优美。

她似乎使人感到不只是女人。

她似乎又使人感到只有她才是一个真正的女人。

他常常暗中将她与他所熟悉的女人相比，正是这种比较使他感到他们之相距离甚远，又正是这种比较使他感到他们之相距离应该很近。

他们都在这座江南古城里。

他在这古城最大的酒店购物厅任经理。

她是这古城省级广播电台里著名播音员。

他们俩是在古城大酒店购物中心开业文艺晚会上认识的。在那场文艺晚会上，他们酒店邀请了省城里不少有名望的艺术人才

前来助兴表演,有电影厂的,歌舞团的,曲艺团的,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的。有电影片断,有歌舞相声,有诗歌朗诵,有即兴表演。而白群在那场晚会上站起来随口念了一首诗却给他印象特别深。给他印象特别深的不是她的那首诗,而是她本人。他认为在那场晚会上,最美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白群。

整个晚会,他一直在默默地注视着她。这种注视自然是别人不易发觉的。他既不愿意在他所感兴趣的人面前显得轻率肤浅,又不愿意轻易放过一个与他所感兴趣的人接触的机会。

机会不是天天都能碰到的。

那天文艺晚会结束分手时,被邀请的宾客领取礼品后逐个向举办这场文艺晚会的主人告别。晚会主人除了大酒店总经理自然就是他。白群自然地走到他的面前。

他顺手把一张早已准备好的名片递给了她。这种顺手使白群丝毫没有觉察到他早有准备。

“古城大酒店购物中心经理,凡西。”白群微微一笑,“凡西这个名字挺有意思的。”

“以后有事尽管来找我,名片上有我的电话。”他力图在她面前显得自然和随意,他这种自然随意从他控制的音量大小表情的流露得体中显示了出来。

那场文艺晚会结束后,他兴奋了好久。她形象,她语言,还有她身上那种淡淡的香水味……

她也许早把他忘记了。因为她无法记住他。

有一天下班后,文艺编辑室的“红苹果”一把拉住她,“喂,小白,到对街大酒店购物中心去看看,听说那儿的東西都是正宗高档的。”不由白群分说,“红苹果”早已把她拉下了楼。

她不叫“红苹果”。她叫洪敬果。四楼办公室的人大都叫她“红苹果”不仅仅是因为她的名字发音与“红苹果”相近，还因为她脸长得既红朴又圆满。她讲话时常常一笑，两腮露出一个浅浅的酒窝，更使联想到她象一个红红甜甜的红苹果。也许她自己也知道，人们这样称呼她本没有丝毫的贬意，所以当他们习惯地这样称呼她时她从没有提出反对过。尽管没有贬意，可人们一旦走出了这座广播大楼，便再也没有人这么称呼她。

人们走出单位大门不再这么称呼她既是为了她也是为了自己。“红苹果”这词虽然不算难听，可对一个未婚姑娘来说总称不上文雅。

洪敬果是古城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别看她年龄比白群小两岁，可他们电台的文艺专题稿基本上都是她一个人编辑写成的。她编辑撰写的文艺稿人们常常说象她人似的，一个圆圆甜甜的红苹果。

“你要去买什么？”白群看着身边比她矮一头的洪敬果。

“看看化妆品，我的晚霜用完了。”洪敬果下意识地扶了扶鼻梁上的金丝眼镜，“他们大酒店规模大，又是刚刚开张的，那里的东西不会假。”

洪敬果对大酒店的东西充满了信任感，这种信任表情似乎让别人感到她在这大酒店购物中心买过了好多回。

古城省广播电视大楼离古城大酒店虽不到五百米，可要通过两处马路斑马线。白群和洪敬果手挽手肩并肩小心翼翼地穿越着一道接一道的人行斑马线。

“当心点儿，车子多。”白群声音低低的，甜甜的。她这低低甜甜的声音不由自主地引来了几个身边男人们的陌生脸。

这种纯正甜美的播音员语言加之出自白群那张漂亮的脸蛋和

那两薄薄的红唇，不论到哪儿，自然是令人羡慕的。尤其是来之异性羡慕。

刚刚开张不久的大酒店购物中心大厅，装潢精美豪华，顾客熙熙攘攘，人头攒动。她们俩吃力地挤到化妆品柜台前。

白群和洪敬果注视着柜台里那些琳琅满目的化妆品，而柜台里营业员却不由自主地注视着柜台外面的白群。高高的身材，乌黑发亮的头发，白绒绒的羊毛衫，紧身的健美裤，顿时将一个充满生气而又富有性感的女子活脱脱地展示在人们面前。由于柜台里的营业员有意无意地看着她，而柜台前的其他顾客不由自主地都顺着营业员的目光有意无意地看着白群。

在不同人的目光里，都反应出对白群程度不同的赞慕。

“小姜，你在看什么？”

姜晓菲从白群身上猛地收回目光，她转过身去，“哟，是凡经理，吓我一跳。”

“你胆子这么小？你刚才在看什么？”

柜台里几句简单的对话。白群顿时感到很耳熟，她不由得直起腰来朝里边看了看。没等她仔细看，那个被姜晓菲称作为“凡经理”的凡西却一眼抢先认出了她。

“哟，是你？”凡西热情地从柜台里走出来。

白群指了指身边的洪敬果，“刚下班没事儿，她让我来帮她看看化妆品，人家都说你们这儿东西好。”

又是纯正的普通话。她那句“下班没事儿”讲得特别有韵味。凡西一阵心跳，但他很快就平静了自己。他看着她们俩客气地问道，“你们俩需要什么样的化妆品？”

洪敬果看了看身边的白群，红着脸笑了笑，没有好意思开口说

要买什么。

“我们这儿的東西一般都是原装进口的，而且都是些名牌货。象我们这里的東西你们尽管用，绝没有半点的问题。”凡西讲到这里，在他那种严肃的表情里分明透露出了一种自豪。

“不过，外面一般商店里的东西假的多，尤其是化妆品。”听凡西说过后，洪敬果附和了一句。

“你们需要什么？我可以按进价给你们，按进价要便宜得多。”这时凡西故意看着洪敬果问道。

“不要不要，”洪敬果看了看白群后，连忙看着凡西摇了摇头，“我们什么也不要，我们只是没事来看看。”

他们寒暄了一阵之后离开了古城大酒店购物大厅。本来洪敬果是一心一意来买化妆品的。来到购物大厅看到琳琅满目的化妆品后，白群也确实准备帮洪敬果好好地做一次参谋，这时碰上凡西这么一热情一招呼，反而使她们不好意思地提前离开了购物中心。

白群和洪敬果离开了购物中心后，凡西折身回到姜晓菲的柜台里。他脸上兴奋的笑容还未完全消失时，姜晓菲走到他身边，“她们俩是哪儿的？”

“省广播电台的。”凡西有些自豪地看着姜晓菲。

“省广播电台的？”姜晓菲有些似信非信地看着凡西，“你怎么和省广播电台里人那么熟？”

“认识电台里人有什么稀奇的，”凡西不屑一顾地看着姜晓菲，“现在认识中央部长总理也不稀奇。部长总理他们不也都是人？”

凡西虽然是位经理，可在那一群姑娘们面前那经理的风度就有所变化了。尽管他有时在那些姑娘们面前故作深沉和庄重，可一旦接触一些敏感的问题他总爱丢开那些深沉和庄重，而把自己垫

得高高的。

男人，常常总爱在女人们面前垫高自己。

“那个个头高的长得挺有洋味的。”也许因为姜晓菲长得矮，她对别人的个头总是那么敏感。这种敏感很难说她这时对别人的个头是出自于羡慕还是嫉妒。“她的个头至少有一米七，女孩子长得这么高不多，而长得这么高又长得这么漂亮匀称的更不多。”

古城人把没有结过婚的女子一概称之为“女孩子”或“女娃”。

背后女人夸女人，那是一种实打实的夸。

他经过姜晓菲这么一说，心里顿时又热乎起来。他不知道别人称赞夸奖白群，自己为什么激动。他不知道这种称赞和夸奖与自己有什么内在的联系。

第二天白群下班路过门卫楼梯口，传达室里的门卫老头把她喊住了。那老头儿连忙从传达室里拿出一包包装好的东西交给了她。

“喏，这包东西是一个男同志叫我转交给你的。”门卫老头看着白群说。

“一个男同志让你交给我的？”白群拿着那包东西既感到有些不解，又没有时间去多想。楼梯口上上下下的人特别多，她一边谢谢那门卫老头一边拿着东西匆匆地下了楼。

她回到家里将那包东西打开一看愣住了，里面包装的是一套精美高档的化妆品！

“哟，又买一套化妆品。”她将东西刚打开，她母亲便戴起老花眼镜走到白群的身边，“你刚买不久的那套还没用完，怎么又要买一套？这一套看这样式至少也要二百多。”

2

给白群送去那套法国高级化妆品后凡西当天晚上怎么也睡不着。他为自己的勇敢而兴奋，但他又为自己的冒失而后悔。白群对于他来说虽然感到无可比拟的美丽，但他们之间毕竟还算是陌生的。

陌生有时胜过一堵墙，一座山。

他做事从来都是谨慎的。他办任何事从来都要考虑到进退两条路。进能攻，退能守。在战场人们采取这样的战术。这种战略战术不仅仅用于军事，也同样适用于社交等领域。他给她送去的化妆品是高级的，昂贵的，昂贵得这古城只有少数人买得起。这种昂贵，女人是最喜欢的。不少女人用这昂贵来显示或者说炫耀自己的身份。也许，也有一些人说不喜欢，但这种不喜欢并不是不喜欢这种昂贵的物品，而是不喜欢这昂贵的价格。

这套化妆品共有十二件，仅其中一小件香水就三百多块，而整个一套就近三千多。三千多块钱一套的化妆品，稍有化妆经验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

或许，正是这种昂贵使事情变得不妥当。

他又想，没有这种昂贵即使再妥当也会没份量。

成功与失败。

妥当与份量。

他突然从这成功与失败，妥当与份量的反复掂量中一振，他在这一振中感到了一种力量。他突然感到这事做得既妥当又有份量。他把那套化妆品送给传达室老头转交，这就是妥当，而在让老头转交时既没有说明价格，也没明确是代购还是赠送这就是份量。

同一件事，从不同角度去看，你说它妥当就妥当，你说它有份量就有份量。相反，你说它不妥当就不妥当，你说它根本没份量就没份量。

这时，他再也不感到冒失与不安。他象一个早就占据有利地形，手持俘获武器，只等猎物进入他设计的俘获圈猎人那样自信和自足。

主动出击常常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深思熟虑后的主动出击更会满载而归。

他有扭转局势化险为夷的能力。他在与别人交往中常常以特有的本领使自己始终处于不败之地。有时他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因地制宜得一丝痕迹都没有，更谈不上有什么破绽了。

破绽，是拙劣的诠释。破绽，历来为成熟者所不屑。

他毕业于本市的海洋大学。他的外语学得极好。无论是笔试还是口试，他的成绩均在前三名之列。记得在高中时，班上的同学包括班主任都为他预测，他将来的职业可能离不开外语，例如搞资料翻译旅游翻译等。在这著名的省城，到一个科研单位从事资料翻译或到外事单位从事外事工作，也是不错的。

人们在这种预测的同时也夹杂着某种羡慕的成份。这种成份常常在这种猜测中表现出来。可他对于人们这种猜测报以一笑。他在这一笑时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别人对他的猜测。但他心里清楚，别人那种貌似准确的猜测忽视了他认为一个最关键也是一个最本质的问题，就是自己事业将来从属于别人还是别人从属于他自己。

尽管他大学毕业时学校以他的外语成绩见长而把他推荐给了省外事旅游局，而他只不过是利用了自己的外语。他利用自己的外语好象有时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利用别人一样。他作为一个中国人就应该使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大脑自己的思维去征服自己想要征服的一切。要不然一个国家的首脑在会见外宾时有时尽管会讲对方国家语言而在会见过程中非得让翻译在身边专门翻译不可？这时人们感到伟大的是国家的首脑，尽管首脑身边的翻译者水平再高，翻译得再准确再流利谁也不认为翻译比首脑还伟大。

翻译，只是为了别人去解释，而成功者却常常让别人来解释自己。让别人来为自己解释为自己翻译的人，才显得高深和伟大。

解释别人的人他自己永远难以让别人去解释。他刚刚分配到省外事旅游局，那正是这种职业人满为患的年代。局机关里一面在喊人员超编人浮于事要精兵简政，一面又是局长处长主任七姨妈八舅母的亲戚朋友一个劲削尖脑袋往局机关里面挤。局领导喊得越紧，局外钻挤得越急。他刚刚分到局里确实轻松无事。他在这轻松无事中洞察了这局里局外的一切。那些油头光面的，大腹腆腆的，衣冠楚楚的，老谋深算的，年富力强的……象一个个堡垒象一个个屏障，即使越过一个还有另一个。要想在这个阵营里脱颖而出，要想在这环境里让别人来解释自己那不是一年二年所能办到的。

局里开始安排他在综合办公室,和这办公室整天忙于接待的老头在一起。工作内容除了收发文件分送报刊杂志外,还兼办接待内容外宾来访者。有时甚至还要帮助订购来人客往的车船票飞机票,安排食宿,同时包括逢年过节本单位福利品的采购和发放。综合办公室,之所以综合,就象餐桌上杂烩一样,虽然无所不包,但档次不高。究其档次不高的原因,正因为它综合得太多,专业性太差。

他分配到局机关工作不久,偶尔通过这办公室老头儿口中得知,就是这份综合性包罗万象的工作,原先也不属于他的。这份工作据说是局人事处长特意为他侄女留下的。后来他怕群众有意见,正逢当时党员“廉政过关”的风头上,最后他还是把自己留着照顾自家亲戚的位置让给了凡西。

他毕竟刚刚毕业还年轻。办公室老头的意思要他珍惜这位置。可他从另一个角度上感到了其中有其利用的缝隙。

处长侄女毕业于古城市旅游学校,现在分配在本局下属的一个旅游饭店里。他准备好好利用这个缝隙。

一个偶尔的机会他遇到了那位人事处长。

那位处长很年轻,看上去也很精明能干。从他的精明能干中,凡西一眼就能看出来在这精简人员的风声中,在这强调廉政的风头上他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同时也使凡西明白,在这局机关里,无论怎样拼搏努力,要在近几年内爬到一个显著的位置上让别人解释自己服务于自己是不可能的。他瞅准了这个机会,他要表露自己的观点,他要到基层去试试。

在人事处长面前他言辞诚恳,观点直率真诚。他认真讲述了好多要下去试试的理由,唯一给处长让出这个编制让出这个名额和位置的理由始终没提。有时只字不提的恰恰是谈话中至关重大的

问题。就好象一个买肉的看到卖肉的，火车上站着的看着身边坐着的随意递上一根烟递去一个笑脸，虽然只是递烟陪笑脸其他什么也没说，可买肉的和站着的用意很明显，在可能的情况下，卖肉的称少扣些，瘦的要多给一些；坐着的要克服一下自己，腾出一点位置来让站着的坐点儿。这不言而喻的事双方谁都明白，可双方谁也没有说出来，有时说出来的事比没有说的反而难处理。

他在处长面前竭力表现了他自己陈述的理由出自他的内心，只有让处长让对方真的相信这出自内心的真诚对方才能接受他的陈述。那位年轻的处长信以为真了。他认为凡西刚刚大学毕业还带着那股刚出校门的书卷气。为了表达他对凡西的理解和支持，他给他安排一个即使他得到锻炼又不十分亏待他的位置——省外事局所属古城大酒店购物中心刚开张正缺人才，他安排他去负责。虽然当时只是说让他任购物中心副经理，可正经理迟迟一直没有到位，久而久之，这副经理实质上自然行使了正经理的权利，在大酒店购物中心里，谁也没有把他当副经理看待。

这种安排顿使他感到了他设计的成功。

这种成功他认为是心犀的默契，良心的交换。谁都得到了，可谁也没失去。

购物中心是新成立的，购物大厅里样样全新，全新的装潢、全新的商品、全新的柜台货架，全新的人员，全新的制度。这个大酒店购物中心正以它全新的面貌展现在人们面前。这种全新的一切无不展现出它的豪华、高档和它在古城同类购物商店中遥遥领先的地位。

大学里，不，应该说从中学里，他就是一名出色的组织委员。那时班级是五十多人。五十多人，五十多张嘴五十多条心。有时一张